

跑灯

□王金保

(报告文学)

早春,阳光给力,毫不吝惜地把金子一样闪亮的光芒挥洒在山坳、田园,让燕山深处的乡野精神焕发;天空湛蓝,没有半点杂色,就像山里人纯净无暇的心灵,透着那么一股朴素澄澈的劲头。背阴的山根下、梯田的角落里,有的地方冰雪还没有化尽。满山遍野的栗树正积蓄着勃发的生机,远远看去,成片的杨柳显露出蒙茸的绿意,而房前屋后的桃杏枝头则已含苞待放!侧耳谛听,隐约的,似乎有了燕子的呢喃!

在王寺峪村,春天似乎来得更早!那丛簇簇怒放的鲜花,正报告着春天驾临的消息!欸,那花儿竟然在动,花丛里还隐现着两位耄耋老人的身影!走近看,原来,那不是花圃和山野里自然生长的鲜花,而是彩纸剪裁、手工粘糊制而成的“人造花”,各色花束安放在“花盆”里。那两位老人,则确实是侍弄这些花草的“园丁”。

接班

王寺峪村,位于迁西县西北部的大山里面,是滦河的主要支流——横河的发源地。村里现有居民265户,987口人。在迁西县,这样的山村,本不足为奇,但连日来,新媒体视频号里关于该村“两委”新班子带领村民义务劳动整治环境、复兴跑灯这一传统文化活动以及组织春季生产等系列视频报道,引起山里山外人们的广泛关注。

驱车行进在王寺峪的村路上,但见屋舍俨然,柏油路宽敞整洁,绿化带内以至墙角苔草都干干净净。山野里密密匝匝的板栗树,高低错落的工矿厂房,络绎往来的运输卡车,宅旁院内停放的气派打眼的各型私家车,不经意间就透露着这个村的不凡“背景”和实力。路边,有三三两两负闲聊的老人,停车上前招呼,言谈话语中更见出山里人那份亲热和厚道。

这个村的“两委”班子,是今年结束换届选举后新当选的班子。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王金保,现年46岁,在班子里年龄最长。这是一个挺朴实的人,8年前曾任过9年的村委,后一直在县内各处打工,难舍家乡情怀,这次换届参选深得父老乡亲信赖,成为村庄的“掌舵人”。他不擅言谈,话语很简短,没有夸夸其谈的“本事”,但他爱笑,还没说话脸上就先浮现憨厚的笑,给人沉稳、实诚的印象。村党支部书记叫范秀坤,1982年生人,17岁开始在外面跑生计,开过服装店,人比较机灵,新媒体玩得很溜,直播的粉丝有1.8万人。他的视频号,是回村当选村干部后新近刚开的,引起外界关注的村里的新变化,就是他的视频号“报道”的。村“两委”的其他三位干部也都很年轻、精干,怀揣着满腔的抱负。村“两委”班子共5人,其中4人为新进,换届刚结束,具体工作还在交接中,要说关于村里今后工作



村民们表演跑灯。

的设想,都还没有多少头绪。对此,他们也不隐讳,一切都刚刚开始。村里工作肯定也面临一些困难,他们做好了准备。

“我们这个班子刚起步,正在尽快熟悉情况,在各级领导的关怀支持下,又有村里老少爷们的捧场,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。今年是‘十五五’开局年,中央出台了一号文件,县里也刚刚开过农村工作会。我们也开了几次会,觉得首先党建必须抓好,全村的党员,还有村民代表,这是骨干,得带头。另外也初步谋划一些项目,比如,村里现有板栗收购营销站,但是,在做好板栗产业这方面,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,你像成立专业合作社,加强有机板栗栽培管理,进一步打开销售渠道,保值增值,确保栗农的收益。另外,是不是可以搞搞民宿、农家院,你们也看到了,我们村山清水秀的,环境还可以,再进一步提升……”为了村子的未来,王金保肯定已经是熬了好几个夜晚。

范秀坤则表示,自己的直播和视频号要“转型”,而且要带动村里年轻人,利用好新媒体,多宣传家乡,尝试搞搞直播电商,把山里的干鲜果、五谷杂粮往外推推,促进乡亲们增收。

“我就是这庄的,虽然已经在唐山买房定居,我的根永远还是在这里,助力王寺峪村的发展,和对我们家家的,绝对义不容辞……”唐山市作家协会会员范文军的家乡就是王寺峪村,他爱人曾多年在村里任职,这次换届因年龄关系才下来的。范文军是个热心肠的人,扶危济困远近知名,并曾于2008年汶川震灾,驰赴灾区,支援当地震后重建。他被县里评选为“道德模范”,受过表彰。如何帮助村里新班子开展工作,如何进一步改善乡亲们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,范文军也在动脑筋。

谋事

新班子上任,恰时近春节,具体工作要仔细谋划、深思熟虑,开发和引进新项目更不是朝夕之间的事,那么就从前面的事做起——村“两委”干部带头,党员团员和村民代表全部出动,义务劳动,开展节前环境卫生治理,自带工具,自出车辆,清扫街道,清运垃圾,让乡亲们干干净净、快快乐乐地过大年。村里老少爷们闻风而动,大街小巷,宅旁院内,大干了三天,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王寺峪村的跑灯曾颇负盛名,演出队伍达到过32对灯,每逢重要节庆,都应邀在县内外开展演出。

跑灯,也叫跑花灯、舞花灯,是当地有几百年的历史传统民间文化活动,已入选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。当地的民间艺人,以木板铁丝(柳条)弯曲拼接制成手持的“花盆”轮廓,外部裱糊薄纸;又手工以树枝为茎,用特制彩纸做牡丹、荷花、梨花、桃花等各种代表性花卉扎于其上,整枝花束插于“花盆”内。表演时,男女演员身着特制的彩衣(主要是为突出日间表演效果,也可只着日常服装),每人分擎两支一对的“花盆”,在鼓、锣和唢呐的伴奏下,款步舞动,鱼贯沿街翩翩行进(即“过街”),或固定场地原地“打场”演出。打场演出时,表演者行进速度随音乐节拍变化,从通常的悠悠款步到小跑,起伏有致地低头下腰穿插,队形造型有“编花赛”“单(双)8字”“龙摆尾”“卷白菜心”等。其实,日间演出,乃为特例,真正带劲儿的表演跑灯,看跑灯,还是在夜晚。表演时,演员们在“花盆”内点上粗壮的自制红蜡烛,在明亮的



村民展示制作好的跑灯。

烛光映照下,各色花束栩栩如生,暗夜中,四周建筑杂物以及观演人群,舞者几近“隐匿”,惟见煌煌花束生动地飘舞,且时时呈现着各种优美的姿态——观者眼前宛然一座神异、奇妙的百花园!

关于跑灯的起源,有云时人自放河灯受到启迪,把河灯“移植”到陆地上,如上述加以变化,伴以民乐吹打,渐成;又云,古人在劳动中,管理各类花树,偶有灵感触发,将冗余的花束或田间地头的野花采撷,舞之蹈之,以消解疲劳,娱悦身心,后日臻完美成今时形态。跑灯一俟生成,主要用于祭祀新年,表达人们对花好月圆、风调雨顺的美好愿景,后来才推广至民间娱乐表演。今天的跑灯,已经成为一种备受百姓欢迎的民间艺术——它表达着人们的朴素审美,丰富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,更寄寓着人们对幸福和平的祝愿,对美好未来的期待!

然而,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丰富以后,王寺峪的跑灯却沉寂下来!这一沉寂就是40多年!

“花”开

“我睡不着觉,吃饭都不香!眼看着我一年年老了,要是我们这几个老年人没喽,那,王寺峪的跑灯也就断喽!这哪儿中啊!打个盹儿,也梦见那边的老祖宗和那些先走的老哥们、老姐儿们骂我们,这么好的东西,不能断送……”已78岁的村民王金叶,从十几岁就跟着学跑灯、表演跑灯。早些年,他趁体格壮忙着挣钱养家,不跑灯,倒也没觉出咋,可一旦上了年纪闲下来,就没着没落的;也看到了的年轻人得闲就抱着手机,还有的痴迷黑白日打麻将,各家各户也来往少了,显得人情得麻先薄了……这不行,得把跑灯拾掇起来,得把当年跑灯那个热火劲儿找回来!老人家把跑灯就搁在了心上、挂在了嘴上。

王金叶的兄弟王金存64岁,也到了吃凉不管酸、享清福的年龄,老哥儿俩在一起唠唠嗑,没少唠跑灯的事儿。老人讲,电视里在说乡村振兴,在讲大众文艺、群众文化,跑灯不就是群众文化嘛,跑灯把大伙儿精气神聚起来,不就更容易实现振兴了嘛!

“我们王寺峪跑灯是有名的,我是没赶上,可我听庄里老人讲过。开始,我也没在意,可是那天王金叶跟我一提,一下就把我点醒了!跑灯,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咱得做好传承、保护啊,总这么消沉下去,这门艺术可不就没了嘛!跑灯也是工作啊!大伙儿有热情,王金叶他们几位老人家懂行,这个咱们得搞起来。”王金刚立马跟几位老人家表了态,村“两委”全力

支持复兴跑灯。

“新班子从哪儿起步?该干啥?都说‘抓手’‘抓手’的,这就是‘抓手’啊!大事儿得慢慢来,跑灯这事儿,咱王寺峪有基础啊,这不用等啊,金刚我们几个很快统一了思想,就让王金叶他们操持,我们几个当后勤,发动、协调、跑腿儿,搞服务。”范秀坤一边说一边拍胸脯。

当时正值腊月年根,那几天又强降温,可是王寺峪村的文化广场上人越聚越多,几个老人一示范,鼓声一起,老的少的,男的女的,很快28对灯的排练跑灯的队伍就拉起来了!热火朝天的景象,实在是让王金刚他们出乎意料。

“老少爷们都这么捧场,这么喜欢,我们真是挺感动的。办跑灯涉及到开支,村里做买卖的和在外边干事儿的都自发一千两千地拿钱……做‘花盆’,沾花儿等等,这都是手工活儿,我哥毕竟年岁大了,时间长了胳膊腿儿不得力,我们几个岁数大点儿的就都帮着他弄。别人也都主动来,学着一一起做。”王金存这样说。

“我还能跑,不过也就跑二十来分钟吧……”王金叶仿佛被跑灯唤回了青春,看着排练跑灯这么快就跑得有条不紊,心情好,也就不觉累。

离春节越来越近了,大家都忙,可是规定的排练时间一到,不用格外招呼,一个个都齐了。场上,年轻人虎虎有生气,鼓敲得响,灯跑得快,王金叶、王金存老哥几个看着高兴。

翘盼中的春节、元宵节如约次第而至,王寺峪的跑灯队除了在村内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给大家拜年外,还不断收到外村的“请柬”……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兴奋起来!唉呀,多少年没有的热闹了!老年人一边挤挤挨挨地在人群里观看,一边发着感慨,遥想着当年的故事。放寒假在家的学生有的荣幸地被选入跑灯队,高兴劲儿别提了;那没能进跑灯队的,则成了“粉丝”,领着家里的弟弟、妹妹早早地来瞅新奇,表演结束,还恋恋不舍地望着……

一个崭新的多姿多彩的春天开始了。上学的,已经带着美好憧憬回到校园;外出务工的,在繁忙的生产线上正赶工新的订单;村庄里“留守”的,也已勤快地走进栗林和田垄,开始了新一轮的管护和耕作。跑灯队首个热闹的“演出季”结束了,但那铿锵激越的吹打伴奏声,团团簇簇活泼飘举的灯影,并未远去,它们会一直鲜活在人们爱恋家乡的梦里!

这个春天,一切都透着那么一股昂扬向上的精气神!山乡处处呈现的都仿佛是跑灯那欢快跃动的节奏!

外脆里软,玉米面的香混着熟悉的味道,眼眶便热了。掰开柿子,甜汁沾了指缝。想起霜降后,爹搬梯子摘,娘在树下铺布,我把最大的柿子送给邻里,换回张叔的炒花生、李婶的红薯干。那甜里的暖,记到现在。

日头爬过山顶,雾散了。山脊披着金光。往山顶走,摘个柿子,想起去年娘扶梯子,我摘了最大的递给她,她眼里亮亮的。

站在山顶巨石上,风拂过发梢。我想让风带着我的名字,告诉爹娘我在;让光照着我的名字,让他们看见小院好好的。

暮色漫上来,归鸟驮着霞光回巢。下山时,红叶在脚下轻响,溪流声潺潺。到家,灶上温着小米粥,粗瓷碗里盛着韭菜炒蛋。我拿两个柿子放在爹娘的座位前,慢慢吃着。

原来,不用我请,我的名字早置顶了。在崖柏香里,在溪声里,在红枫叶里,在柿子甜里,更在娘的菜香、张叔的窝头暖里。闭上眼,这名字就伴着山风与牵挂,落在心头,再也散不去。

随笔

钓“笨”虾

□杨宏隆

春水一涨,河虾就多了。

我们那里的人,钓虾不用钩,只是一根细竹竿,一根麻线。线上系一小段蚯蚓,或者一小块螺蛳肉,往水草边轻轻放下去,过一会儿,慢慢提起来,往往就有一两只青灰色的虾,钳着饵不放,就这么被提溜出水面。你得赶紧用另一只手拿小网兜接住,不然它一松钳,又掉回河里去了。

钓虾的季节,总在清明前后。这时候天气暖了,河水也暖了。水里的虾熬过了冬天,开始活泛起来,到处找食吃。这时候的虾最肥,也最呆。老人们说,春天的虾“笨”,见了吃的就往上扑,不像秋天那么精。

我小时候,常跟着舅舅去钓虾。舅舅是个闷葫芦,不爱说话,但钓虾是把好手。他带我去,也不教我,只管自己钓。我在旁边看着,看他悠悠地竿,悠悠地等,悠悠地提。有时一上午也钓不了多少,舅舅也不急,蹲在河边的石头上,眯着眼睛,像是在打盹。可只要线一动,他立刻就醒了,手一抖,一只虾就上来了。

舅舅说,钓虾不能急。虾这东西,看着呆,其实机灵着呢。你一动,它就跑了。你得等它把饵钳牢了,钳死了,再慢慢往上提。提快了,它一挣就掉;提慢了,它吃完就跑了。要的就是那个火候,快不得,慢不得。

我试过几次,总也掌握不好。一提,虾就掉;再提,还是掉。舅舅在旁边看着,也不说话,只是笑了笑。后来我干脆不钓了,就蹲在河边看。

钓回来的虾,舅妈会拿去做菜。最常做的,是盐水煮。清洗干净,然后下锅,放几片姜,撒一把盐,煮到虾壳变红就捞。吃的时候,剥开虾壳,里面的肉白嫩嫩的,蘸一点醋,吃起来格外鲜。有时候虾多了,就做油爆虾。热油下锅,虾壳炸得酥脆,连壳一起吃,香得很。要是再精致些,就把虾仁剥出来,和春天的韭菜一起炒。绿的绿,白的白,看着就清爽。

前几年回去,河还在,但钓虾的人少了。年轻人出去打工,老年人钓不动了。舅舅还在,但也不常钓了。我沿着河岸走了走,看见几个孩子在玩水,用网兜捞着什么。走近一看,捞的是些小杂鱼,没见着虾。

舅舅家还是那个老院子,舅妈还在,头发白了许多。她给我做了油爆虾,说是特意托人从乡下买的。我吃了一个,点点头,说好吃。舅妈笑了,说好吃就多吃点。

吃完饭,我去河边走了走。河水还是那样流着,柳树还是那样绿着,只是蹲在岸边的人,换了一茬又一茬。我蹲下来,看着水面,忽然想起舅舅说过的话:钓虾不能急。我想,生活大概也是这样吧,慢一点,再慢一点,才能等到该来的东西。

定格·永恒

□张丽萍

闲暇时候,我总爱打开相册,在一张张照片中,寻找旧时的影子,回忆曾经的时光。那些定格时间的照片如同一把钥匙,打开了我的记忆之门,它们让我回忆起生活中那些曾经的点点滴滴,那些或喜或悲的瞬间。每一张照片背后,都有一个故事,都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印记。它们是我人生旅程中的里程碑,是我成长的见证。

小时候,照相要去照相馆。那时候觉得照相馆的人真是了不起,那样的一个小仪器就能把人们的音容笑貌留下来。那时候照相总是为了纪念些什么,亲人相聚、朋友分别、到某地一游都是照相的理由。爸爸把我们从小家带出来,妈妈随身携带的是老家亲人的照片,时不时地拿出来,看着照片给我们讲姥姥姥爷的故事、爷爷奶奶的日常。那时候的照片黑白无色,照相的人也表情僵硬,丝毫没有吸引人的地方,但在通讯不发达的时代却解了我们的思乡之苦。于是我们也在不能回老家的时候走进照相馆,留一张全家福,然后再郑重地放进信封寄回老家。

再后来照片成了彩色的,愈发激发了我们照相的欲望。那时候留下最多的是和同学的合影。照片中的我们,还停留在无忧无虑的年纪,笑容灿烂,眼神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,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索。照相的姿势也不是固定不变的,学着港台风搭一条围巾,或者穿上借回来的皮鞋,勾肩搭背地倚靠在一起,把自认为最好的一面留在照片上,成为我们在聚餐时的谈资和回忆。

上班以后,照相从神秘的高处跌落到普通人家,有了傻瓜相机的我,揭开了照相的神秘面纱。照风景,有时是一棵树,有时是一片云,有时是狂风卷积的海浪,有时是草海中的一朵花;拍动物,或憨态可掬的花猫,或灵动撒欢的小狗,或挺胸而啼的公鸡,或摇摆前行的鸭子;更多的是记录生活中的琐碎小情,孩子第一次笑,第一次站,第一次走路,第一次坐车,第一次比赛……定格下的瞬间,成为了现在最美好的回忆。那时候每次把底片交到照相馆去时的期待和拿到照片后的喜悦,都是现在好多人都无法体会的。

现在啊,一部手机在手,走到哪拍到哪,想拍啥就拍啥,拍不好还有各种软件来修图,美颜滤镜的加持,让人人都是美女,每一张照片都是精品。

但是我还是喜欢看以前的老照片,它定格了时间的流转,记录了生活的瞬间。这些照片中那些曾经的日子已经远去,但照片里留下的记忆却是永恒的。这些记忆如同一盏明灯,温暖我前行的道路。

晨雾裹着青榆山的山坳,松影朦胧成淡绿的轮廓。我醒了,是窗缝钻进来的气息勾住了鼻尖。那气息清冽,是松针混着崖柏,像爷爷木箱里藏着的木料香;又有灶间飘来的烟火气,娘的影子映在糊了白纸的窗格上,正弯腰炒着刚刚的山韭菜。菜籽油在铁锅里“滋滋”作响,裹住翠绿,又磕进两枚土鸡蛋。这鲜气,一下子把我拉回了童年。

那时我总踮脚扒着灶台,下巴抵着冰凉的灶沿。娘心细,蛋液刚凝住,就夹一筷子塞进我嘴里。烫得我直吸气,舌头在嘴里打转,却舍不得吐,连嘴角的蛋渣都要舔得干干净净。摸过枕边的粗布褂,浅灰的布料不算细密,针脚也有些歪扭,是娘一针一线缝的。衣料上还留着昨日晒在石板上的阳光味,暖得像揣了块晒透的青灰岩,贴在胸口,心也跟着踏实起来。

推开门,院外的柴门“吱呀”一声转开。那是爹去年冬天用新松木修的门轴,还抹了猪油,摸上去光滑,带着淡淡的香。声响惊飞了院墙上的麻雀,它们

伴着山风与牵挂

□马胜涛

扑棱着落在老柿树上,枝桠轻颤,挂着的磨盘柿跟着晃,红澄澄的,果皮沾着露珠,映着天光,把青砖小院衬得热闹。

檐下的“丰收串”也轻轻响。金黄玉米是我娘编的,艳红辣椒是爹挑的。他说,“青辣椒晒不透,红辣椒挂着,日子才红火”。风一吹,辣椒瓣碰着玉米棒,“沙沙”声里,娘坐在屋檐下编玉米,爹蹲在旁边捡辣椒,我在一旁递绳子。院角石桌上,摆着两个刚摘的磨盘柿,是娘捡的落果。她总说,“落果最甜,不糟践”。以前,她会用衣襟擦干净,递到我手里,看我吃得满脸是汁,再掏出帕子给我擦嘴。

往溪边走,脚下的青灰石子咯着布鞋。那是爹为我光脚跑的路。路边酸枣丛沾着晨露,胳膊碰到枝叶,水珠滚到

指尖,凉丝丝的。荆条后传来水声,溪水清亮,能看见水底沾了淡绿苔衣的鹅卵石,几尾小鱼摆尾游过,划开的涟漪漾到水草里,又悄悄散了。

抬头望,雾蒙蒙山脊,只露出半截崖壁,线条粗犷厚重。崖缝里的崖柏虬曲,风送清苦香,爹生前爱它,说“像咱山里人耐造”。顺着祖辈凿的石阶往上,纹路里藏着爷爷的脚印、爹的柴影。

走累了,扶着老松树歇脚,掌心贴树皮年轻,能觉出山的暖意。雾沉了些,山下炊烟缠云,红叶红得透亮,风一吹飘落在石阶上。我捡起一片,叶脉清晰。

山腰石磨旁,张叔牵着老黄牛,往我手里塞热窝头和磨盘柿。“跟你娘做的一个味儿,你小时候最爱吃。”咬一口窝头,